



阅草记

宁夏散文作家,中国作协会员  
阅草木本心 著人情文章

## 地梢瓜

□刘汉斌(宁夏银川)

骄阳似火,南湾坡地上的许多阔叶草打蔫、卷叶,地梢瓜却依然神采奕奕,还是那么卖力地生长,仿佛再毒的阳光也拿它没有办法。你看,它用纤细的枝叶拖着丰硕的果实,顽强地长在坡地里。

地梢瓜枝细叶纤,果实丰硕,只能贴地生长。这些果实多像一个个体饱满却赖身形瘦弱的母亲,在地上撒娇、打滚的孩童呀。

地梢瓜的植株是一个身体单薄的母亲,她使足了全身的力气拖拽着赖在地上悄然长大的孩子,无论她怎么使劲,孩子却依然纹丝不动,母亲满脸的无可奈何,却绝不会放手。于是,地梢瓜就赖在地上一天天长大、成熟,地梢瓜从结果的那一刻起,它的生长历程就暗合了天下母亲所坚信的只要不放手,孩子的成长和成熟只是时间问题。

在一滩青绿的草中,车前草叶片肥厚,显得雍容华贵;冰草把细细长长的叶子从众草的叶隙中伸出来,姿态优雅;蒲公英把它金黄的花儿伸在你的眼前,争着抢着给你炫耀它生命的奖章;匍匐在地的鸡冠花不紧不慢地伸展着枝蔓,展一节枝蔓,开上几朵细细碎碎的花花,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;飞燕草伸着细长的草茎,把蓝色的花儿举过头顶,让海蓝色的花儿在众草头上飞。唯

有纤细、孱弱的地梢瓜拖着一窝瓜,满脸羞赧,一身疲惫。众草的青绿遮掩不住它的局促和无奈,似锦的繁花更无法遮掩住它令人惊叹的坚毅。此刻,我置身事外,却在行色匆匆的人群里一眼看到拖儿带女的我的母亲。

地梢瓜伸着长长的叶子,把繁密的花朵藏在叶腋里盛开,开花的地梢瓜,花朵繁密而细小,叶子细长,它们各怀心思,白色的花朵只顾传宗接代,想让地梢瓜每年都有花开,而长长的叶子也是劳苦功高,若不是它把叶子伸得长长的,招风、惹雨、沐浴阳光,这么大一棵草拽着一窝的瓜,靠什么养育。枝梢上结成的瓜是地梢瓜的终极目标,它既长得惹眼,又是那么美味,要想把包裹在果皮下的种子喂养成熟,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夏日的地梢瓜,果肉酥脆,汁液饱满,沉积着阳光和雨露;地梢瓜为了长大、成熟,把纤细的枝叶熬老耗干,把皮壳也熬老耗枯了,皮壳干枯后,地梢瓜“败絮其中”,只有带着羽翼的种子正是壮年,枯瘦开裂的皮壳一旦张开,所有的种子就迎风飞散。显然,它们都是那么迫切地想离开老巢,不管不顾地奔向更为广阔的天地。待来年,它们又是大地上的一茬青绿,以崭新的面目出现

在我们面前。也许,这就是种族繁衍生息的图景与意义。

谁还不是一开始觉得活着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,而当我看着母亲瘦弱的身躯把我们姊妹几人拉扯成人,再在南湾的坡地里看到瘦弱的地梢瓜拖着一窝瓜长大、成熟,在种子四散时,它的秧苗兀自枯败、死亡。“活着”这个词的分量在我的心里日趋加重。

这个世上,总有一些生命像冰草一样,活着总是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,无论种子结得有多么丰硕,它一生都是让草茎站得直直的;有一些生命像麦子,先前也是轻松自在,而等到麦穗成熟时,它也似乎感到了力不从心,不得不承受生命之重;地梢瓜生来孱弱,它也曾立在根上准备长高长大,却被丰硕的果子拽住,劳碌一生,硕果累累。

瘦弱的地梢瓜秧,偎依在枝条下的一枚枚瓜,是一幅逼真的哺乳图,是儿时的兄弟姐妹们围着灶台等待食物出锅的情景。小时候的那种滋味瞬间涌上心头,滋味悠长,我们只顾着大口朵颐,母亲却一脸慈爱地看着我们。

盛夏时节,年少时的情景再一次在一棵地梢瓜上呈现,而我却不再是那个少年,便再也找不到了小时候的那一种滋味了。



晨。李振文 摄

真情

## 处暑后的梨膏

□瞿杨生(江西九江)

记得那时的处暑过后,暑气渐收,风也软了。我夜里咳得睡不着,喉咙干得发紧,祖母坐在床边摸了摸我的背,说:“该熬梨膏了。”

她不说多话,第二天一早便提着竹篮出门。回来时,篮里是满满一筐青皮梨,皮上带着斑点,个头不大,却是老梨树结的,汁水足,熬出来的膏才香。削梨时她不用削皮刀,只拿小刀一点点刮去斑点和果蒂,再切成小块,用木杵将梨块捣出汁水,放进那口用了几十年的铜锅里。锅底厚实传热慢,祖母总说慢火出好膏。

冰糖加进去,水刚没过梨块。灶膛里点起柴火,火苗舔着锅底,慢慢烧开。祖母搬个小竹凳坐在灶前,手里摇着蒲扇,时不时用木勺搅一搅。

锅里的水渐渐收浓,撇去锅边浮沫,颜色由白转黄,再变成琥珀色,糖丝在勺边拉出细线,一扯不断。她用细纱布把汁水滤出来,一遍又一遍,直到渣子干得能捏成粉。最后再倒回锅里收膏,熬到一滴落水成珠,才算好。

她把梨膏舀进玻璃罐,盖上盖子,贴上一张小纸条,写:“那一年,杨杨咳。”罐子整整齐齐码在橱柜高处,恰似封存时光的琥珀。

后来我去了城里。有一年秋天咳嗽得厉害,去买瓶装的秋梨膏。玻璃瓶泛着清冷的釉光,成分写着“川贝、枇杷叶、蜂蜜”,喝下去甜得发慌,却总觉得那甜里没有火光,也没有人声。

那次回乡多年后的冬天,老屋彻底空了。灶冷了,篮空了,晨光里再不见祖母系着蓝布围裙的身影。收拾旧柜子时,在针线盒底层发现一张折了角的纸,纸张脆得像晒透的落叶。上面用铅笔写着:“杨杨爱吃甜,少放糖。”旁边还夹着另一张褪色的纸条,是她让邻居代写的药方笔记,字迹歪斜,却一笔一画,写的是:“川贝末,梨汁冲,早晚各一勺。”

我坐在老屋的竹凳上,灶台冷了整季,铜锅仍在。窗外风过梨树,沙沙作响,仿佛谁在轻声说着:该熬梨膏了。

广记

## 小狗牙擦苏

□王建军(宁夏隆德)

修理厂老马搬走时,啥都带走了,唯独把一只小母狗丢下了。我不知道是他真的忘记了,还是执意要抛弃它。可怜兮兮的小母狗没了去处,就赖在客运站院里不走了。于心不忍,就收留了它。

小母狗因为两颗牙齿露在嘴巴外面,相貌丑陋,我给它取名“牙擦苏”,别看它长相丑,却特别灵性,让我心生喜欢。开商店的老李也喜欢它,悉心照料下,牙擦苏强壮许多,也似乎好看了许多。深秋后的一个夜晚,牙擦苏临产,出出进进折腾了大半夜依然没生下,后半夜,它趁我们不注意悄悄从院子里跑出去,便没了踪迹。

我和老李在站场周边区域连着寻找了两天都不见踪影。直到第三天早上,它耐不住饥饿自己跑回站上找东西吃。

老李给它弄了好几根火腿肠,我也撕碎了一张早餐饼丢给牙擦苏吃。它一直守护小狗崽几天没出窝,真的是饿急了,我和老李扔下的所有食物,一会工夫就被它风卷残

云般吞食殆尽。

转眼间,它又不见了踪影,我出了站场四处张望,还是没有发现牙擦苏的踪迹。

第四天中午,牙擦苏来站场找吃的,又一次跟踪失败。我特意跑到象山公园里的几处柴草垛子仔仔细细地寻了几遍,却依旧没有发现它的身影。

第五天早晨,它又来站上找吃的。看上去瘦骨嶙峋,双眼无神,浑身沾满了柴禾和脏物,走起路来颤颤巍巍,东摆西晃的,不由得心头一紧,鼻端酸涩。

这一次说什么不能让它独自离开了,它在前面跑,我和老李在后面追。它冷不丁地钻出了站场的栅栏,然后又从小公园一旁栏杆的空隙处钻了过去。我和老李向着它走的河边林带张望。它也通人性似的突然停住脚步,冲着老李一个劲地摇着尾巴叫唤。

老李赶忙翻过栏杆,在一棵丁香树下还残留着泥水的树坑里,发现了被冻得瑟瑟发抖、蜷缩成一堆

的小奶狗。追牙擦苏走得急什么也没带,一堆小狗没法抱,我赶紧将皮夹克衣襟圈成兜将几只小狗拢起来,快步回到客运站站。

牙擦苏显然怕我们伤害到小狗崽,却不得不选择相信我们,便不再作声,一路默默低着头尾随而来。老李重新搭建狗窝,我给加铺了几层热炕棉和旧毯子。它很是机灵,紧挨着我的裤脚蹭过去,温顺地卧在窝里,我蹲下身子将小狗崽一只只放在它的怀中。我竟发现它的眼角挂着泪珠。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纸巾,轻轻地擦拭它流下的泪水,它用舌头舔舐我的手背。我的眼眶也有些许湿润。

小狗崽们满月后,同事们你一只我一只地领养走了。剩下牙擦苏最后仍无人领养,看来又得我和老李养活它了。

闲适的午后,斜阳透过窗户,温暖地晒在我的身上。我看书、写字,不经意抬头,看见它安静、舒服地卧在不远处,心里不禁有暖意升起。